

# 春风中的深情诵读

□蒲光树



在延安凤凰山下枣园沟口的操场上,在“为人民服务讲话台”前,我们集体诵读《为人民服务》。读给巍巍凤凰山听,读给张思德听,更是读给我们自己听。声声凝重,声声激越,声声入耳。

张思德,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人们形容他像清凉山上一棵小草。蔚蔚的清凉山有多少棵小草啊,张思德就是这遍野小草中的一棵。他不善言谈,但他埋头苦干,站岗放哨,开荒种地,砍柴烧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安塞山中烧炭,本来已经完成任务,但他为了多烧一些炭,带着突击队进山赶制新窑。窑塌了,危急中,他将战士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深深地埋在坍塌的黄土里。带着一腔忠诚,带着对黄土的深深眷恋,张思德从此与延安这片沃土长厮相守。

张思德就这样带着未了的心愿走了。战友们本想在坍塌的窑洞前立一块碑,坍塌的窑洞就成了他最后的归宿。毛泽东主席指示,给张思德洗净身体,换上新的军装,买一口好棺材,给他开追悼会。1944年9月8日,在凤凰山下,在枣园沟口,在黄土操场上,毛泽东主席来

了,来参加张思德的追悼会。毛主席送了花圈,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毛主席站在土台子上,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毛主席在演讲中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和崇高境界。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延安时期,共产党依托这一宗旨,与人民结下鱼水深情,人民的满腔拥戴之情汇成黄河长江的时代潮流,承载着共产党扬帆远航,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一代代共产党人用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让共产党的革命历程群星璀璨,熠熠生辉。今天,“为人民服务”成为每一个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和人生坐标。人民乃衣食父母,纳税人养育着我们,在岗一天就应该恪尽职守,履职尽责!

三十多年前,《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可以倒背如流。特别是《为人民服务》的宇字句句连同张思德的名字,曾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许多年过去了,张思德的形象永远闪耀在我心中。

我深情地凝望着张思德塑像。张思德目光炯炯,面带微笑,背着一捆木柴,大步流星地走来。从仪陇的草房里走来,从漫长长征路上走来,从安塞的山中走来。来到凤凰山下,来到枣园沟口,来到青石铺成的“为人民服务讲话台”,长久地屹立在这里,背后是春意盎然的凤凰山,山上洁白的杜梨、粉红的榆钱、紫色的丁香、鹅黄的连翘……正撼人心魄地绽放枝头。延安这一片美丽土地,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来自不同地方的各界人士,面向张思德塑像齐声诵读《为人民服务》。大家充满深情的诵读,回荡在凤凰山下,引起了阵阵情感共鸣。

“春草碧色,春水绿波。”春风拂面,春风把我们的深情诵读带得很远,很远……

岐山坝,在朋友的闲聊中听说过。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雅称“世外桃源”。其实,这里更让人向往的是它厚重的人文历史,铭刻于历史深处的红色记忆。

应朋友相约,我来到了岐山坝。站在岐山坝村的村口,一眼望去,飘动的白云,与秀丽的山水,雅致的民居,色彩斑斓的田野,劳作于田间的村民,组成了一幅诗韵飘香的山水画卷,使我感受到这里的一切,都是天然的呈现,那么温馨,那么自然,那么令人流连忘返。

我们步行不到十分钟,一座寺庙映入眼帘。这座寺庙叫岐山寺,它的正门上方,“赤化全川”四个大字气势磅礴,震撼人心。在朋友的解说下,我才知道,1933年至1935年,红四方面军为保川北盐道的畅通,在这里设过哨卡。战士们在这里吃,在这里住,维护着盐道的秩序。有一位红军战士,在护送一批食盐过境巴中的途中,遭遇县民团的检查,相持之时,这位战士面不改色心不跳,以标准的川北腔为县民团的兵说起了快板书,听得县民团的兵喜笑颜开,特别的兴奋,由此放松了警惕,驮运食盐的民工趁此不声不响地绕过了检查,保证了食盐的安全。事后,这位机智勇敢的红军战士,受到了军部的表扬。

朋友提议去石城寨看看,那里既是一道自然风景,更是红四方面军当年的一个战场。我非常好奇,紧跟朋友来到了一个山口,左边是一家三层楼房的农户,装修的格调非常新颖;右边是一个山坡,一道大约百余步的石梯直通山顶,这就是石城寨。当年红四方面军为扩展食盐的产、供、销区域,

在这里派驻了一个排的兵力,他们既帮助村民农耕播种,又协助乡民生产并盐。消息传出以后,县民团一个连的兵力突然出现在石城寨的脚下,凭借对地势的熟悉,强势猛攻石城寨,由于地势险要,红军战士顽强抵抗,县民团进攻三天,也没有攻克石城寨。最后,在驰援红军的协助下,上下合围,全歼了县民团的这个连。

岐山坝民风民俗非常纯粹,红军在岐山坝的那些时光里,得到了村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村里的姑娘们为红军洗衣服、扎鞋垫、缝军衣;男人们主动为红军打草鞋、编竹器、运食盐,与红军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红军离开岐山坝村的时候,村里大约有六百人参加了红军,踏上了万里长征。朋友告诉我,岐山坝村的村民为纪念红军,曾在在村口的一个大牌坊上刻下了金光闪闪的“赤化全川”四个大字,左右坊刻上了“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全靠共产党”。

多年来,红军精神在岐山坝村民的心中生根开花,激励着岐山坝村村民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以建设好岐山坝村来缅怀红军先烈。如今的岐山坝村,家家建起了小楼房,人人过上了好生活。长势喜人的花椒、柑橘、中药材等各种农业经济产业园,也生机盎然,一片繁荣景象。

## 岐山坝散记

□邓大忠



# 1921-202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

## 擦耳岩

□周云和



去擦耳岩的路,铺满断草败叶,走在上面,感觉像走在地毯上。有的地方山体塌方,道路堵塞,没有人去修整,得逢爬坡,遇坎跳坎。以前老家的人,只赶两个场,井口与大渡口。井口要过河,帮补过河钱;特别要等船,“像等老祖人一样”,不如赶大渡口好,省了过河钱,也不用等过河船,想几时走就几时走。

赶大渡口,走到拱桥湾,有两个选择:要么走关山上,过擦耳岩;要么爬黄葛坡,走右边上,在王爷庙合路。黄葛坡陡且长,赶场不是挑与抬,就是背和提,打空手的时候很少,很累人,除非大水天关山路上的路淹了,一般不走黄葛坡。

一个地方的发展变化,城市是参照,乡村是又一参照,乡村的卡卡角角更是参照。以前赶场,全是走路。赶大渡口,走慢点要一个多钟头。原来乡政府所在地龙君庙,只有一幢办公楼,一个学校,一个卫生院,现在居然拓展成了一个热闹的小场镇,老家人再有一个买卖,都赶龙君庙了。龙君庙买不到的东西,开车到建安,纳溪去买,一个多钟头一个来回,快当得很。像老家去大渡口,十来里远,公路就有两条,一条走大山坡、龙兴寺,一条走黄葛坡、岩边上。这样,关山上擦耳岩那条赶场的必经之道,慢慢就没人走了。然而,触目皆是比人高的草窠,无路可走。今天重走多年没走的老路,是紧邻擦耳岩的一个岩壁,老家人生生地草窠窠里砍出一条路来。还好,尽管高坡矮坎,时窄时宽,毕竟有了路,了却了我要去擦耳岩看看的愿望。

江风环绕,货船竞流。背心走燥烧了,我咧一声拉开拉链,顺着触鼻石梯爬上去,走到一道裂口前,擦耳岩到了!

走擦耳岩过,有两个地方十分惊险,一是爬上陡梯,一块与岩壁断裂开的石头,向河边倾斜,撕裂开一道两尺多宽、十余米深的口子,要一大步才能跃过去;大水天,河水在裂口里回环震响,轰轰嗡嗡,赫然有声。二是走过裂口外面那块石头,还要跨另一端的裂口,再顺着岩壁往前走近百米,才能到王爷庙;路很窄,有的地方宽不盈尺,从岩壁上凿壁而建,下面是笔直的悬崖,险象环生,打空手都不好走,更不用说挑着担子,背着货物;不小心撞在石壁上,就有摔下悬崖的危险。

记得我第一次到擦耳岩,是当“撵路狗”,想让母亲在街上买薄荷糖(又叫扇子糖)吃。母亲背着一背东西,照顾不了我,让我回去,我不。撵到擦耳岩,看着那如同一张血盆大口张着的石头裂缝,鬼故事也撞开脑门出来了,我根本不敢抬脚去跨那个裂口。又有人要过,叫我别把路挡了。我只好让开,垂头丧气回家去。

我第一次跨过那个裂口过擦耳岩,大概是十岁那年。父亲卖菜,叫我给他拿秤。想起撵路见到的那一幕,我直往门背后缩:“怕。”父亲说:“怕啥子嘛,破了胆子,以后就不怕了。”母亲鼓励我:“去嘛,叫你老汉菜卖了给你买薄荷糖。”

想到有甜蜜凉悠悠的薄荷糖吃,我麻着胆子畏怯怯地跟了去。到了擦耳岩,我探头往那道裂口一瞧,哎呀我的妈呀,黑洞洞的望不到底,鬼故事又从脑子里跑出来了。我头昏目眩,浑身颤抖,直往后退。父亲给我壮胆:“怕啥子?有我,走嘛。”我闭上眼睛,身子贴在石壁上,连声说:“不,让我回去。”父亲挑着沉沉的菜担子,耐不住重压说:“让我走前头。”路窄让不过,艰难地退回坡下。父亲把菜挑上去跨过裂口,放在外面的那块石头上,过来牵着我,走到裂口前,松开手教我:“你眼睛望着对面的石头,不要往沟底下去,一大步就跨过去了。你看我咋个过的。”我抖索着身子,大步跨过去了。只见他前腿一伸,后腿一收,便稳稳当地站到裂口对面的石头上。

“就像我这样过。”父亲望着我说。

我试着又伸出脑袋往前瞅了瞅,又看见了那黑洞洞的裂口,急得想哭,央求父亲背我过去。父亲有一些生气了:“一辈子都要我背你过?给你说,你眼睛不要往沟底下去,稳住神,望着前面,一步就跨过来了。”后面很快堵起了很多肩挑背扛的赶场人,催我快点走。父亲面露愠色,捏起菜担子上的扁担说:“我走了,随便你走不走。”我急得进退不是,退也不是,幼小的心灵间陡然生长出一股豪气,抱住摔死就了了的念头,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劲一鼓,脚一提,只觉得眼前闪过一道白光,哈,我成功地跨过去了。父亲高兴了,把我抱来放在他前面:“对喽,这不就过来了。”接着又教我怎样过石壁:“眼睛望着岩壁走。”我像一匹壁虎,一手拿秤,一手摸着石壁,脚挨脚慢慢往前挪动。

今天,当我跨过众人生裂口,来到擦耳岩,想着第一次从这里走过的情景,忍不住微微一笑。两端裂口,多年前也被人从上面铺上了宽厚实的石板,并用整子修整了石壁与路面。我甩手甩脚地走了一趟,竟然有点儿怅然若失:坦荡的路走起来缺少惊险刺激,也就缺少色彩和韵味,人生也骤然黯淡了许多,甚至不值一提。

擦耳岩这条已经绝迹的路,腐叶杂陈,败草惨绿。毕竟开春了,把把草,丝丝草,锯锯藤,黄藤藤等,探头探脑,冒出盈盈绿色,似乎为废弃的路增添了亮色与生机。然而鸟鸣山更幽,更加重了我内心的荒凉与失落感。我清楚地知道,擦耳岩上面就不会有临岩边这面加了防护栏的宽阔的公路,家乡人不会放下好端端的新路不走,硬硬地走这一条茅草萋萋、狭窄惊险的老路烂路。

移目长江,绿水泱泱,江流潺湲,一上两下三艘满载集装箱的“港盛”货轮,犁浪耕波,紧来忙去。我的视线和心绪,也被这货轮带向了水天一色的远方……

天阴沉着脸,小雨携带着雪粒扑向大地。风冷极了,不停地往我的领口里钻。我加快脚步,匆匆奔向老家。

进了家门,屋里没人。我正纳闷,只见母亲右手拿着一把镰刀,左手提着一篮蔬菜,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我赶紧迎上去,从母亲手里接过蔬菜和镰刀。母亲笑着说:“听说你们要回来,我去弄点新鲜菜。”只见母亲的手冻得通红,手背皴了,布满了一道道大大小小的裂痕,像一截粗糙的老树皮。十个手指的指关节明显变形,多个手指已经弯曲变形,手指之间出现了宽宽的缝隙。我的心像被一只大手猛烈捏住,疼得喘不过气来,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儿。

我们兄妹多,小时候,为了省钱,母亲总是自己做布鞋给我们穿。初冬时节,苦楝树叶落尽,母亲来到苦楝树下,用竹竿将树上的“金铃子”轻轻打落下来,小心翼翼地捡起来装进竹篮。每次,母亲总能满载而归。母亲在大木盆里倒入热米汤,将剥了皮的“金铃子”倒进米汤里,用那双细小白皙的手使劲搓揉。慢慢的,“金铃子”的肉与米汤充分融合,形成糊状。母亲从门上取下一扇木板放在两根凳子上。母亲将事先从烂衣服上拆下来洗净晾干子的布,一块一块放入盆中,蘸上浆糊,均匀而平整地铺在木板上,一层又一层,做成了

## 春日春盘细生菜

□羽童



我的母亲是成都崇州人,她总爱带我去街头去寻一种小吃——春卷。薄薄的透明的皮儿卷着海带、红萝卜丝、青笋丝、粉条丝、豆腐丝、绿豆芽拌的凉丝,还要加上芥菜面儿,包成一只玲珑的喇叭状,当小贩将竹签儿伸进早已调好的甜醋缸中,舀起来淋在春卷上,心里早已欢呼雀跃。用手小心捏着边走边吃,早春的风儿夹杂着寒意,迎面吹来,被嘴里的芥菜一个激灵,眼里溅出些泪花儿来。春卷的余音绕梁,最要紧处,就是那令人欲罢不能的芥菜味儿。

后来我们生活的地方,当地人没有吃春卷的风俗,母亲也不会摊那样又薄又韧劲十足的皮,要紧处,那令人回味无穷的芥菜,自是无从寻找,因此,春卷自然也成为全家人思乡的惆怅,中间不仅隔着拉不回的时间,还隔着望不穿的空间。春卷,无形中已成为故乡的象征。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让幼小时喜欢吃的那些东西,蛊惑我们一辈子吧。与其说这是食物的蛊惑,莫如说是乡情的蛊惑。

最早,春饼与菜放在一个盘子里,成为“春盘”,又叫五辛盘。据古书《岁时广记》记载:“在春日,食春饼,生菜,号春盘。”据传在东晋时代就有。遥想久远的古代,人们每到立春这一天就要食春盘,充满了生活的仪式感,不仅立春这一天食用,春游时人们也带上“春盘”。到了唐宋时,食春盘的风气更盛。

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大地回春,万物复苏,明媚怡人。春天,不待春意浓,早早地就去踏青的当属汉代,他们正月初

七“人日”就出门了。唐代,正月十五就有人“探春”,在遥远的古代,结伴郊游已是人们的一大乐趣,诱人的春色,使多少游人出禁城,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如,多少少年羁络青纹玉,游女花簪翡翠桃,游子寻春早出城,又有多少美人摘新英,步步玩春绿?那么,这样的郊野盛况中还能缺少春盘的身影么?杜甫有诗句“春日春盘细生菜,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岑参在《送杨千赴岁赴南郡观省便成婚》也记录了“汝南遥望望,早去及春盘。”陆游在《立春》一诗中写到:“绍熙又见四番春,春日春盘景物新。”

春盘又叫春饼,所谓春饼,又叫荷叶饼,其实是一种烫面薄饼,用两块水面,中间抹油,擀成薄饼,烙熟后可揭成两张,用来卷菜吃的,菜包括熟菜和炒菜。到了清代,春盘有了“春卷”的别称,伴春盘而食的菜蔬更为丰富,清《调鼎集》一书中曾记载了春饼的制法:“擀面皮加包火腿肉、鸡肉等物,或四季应时菜心,油炸供客。又咸肉腰、蒜花、黑枣、胡桃仁、洋糖、白糖共碾碎,卷春饼切段。”这是清朝的吃法。现在的春饼在制作上仍沿用了古代的烙制或蒸制,大小可视个人的喜好而定,在食用时,有些人喜欢抹甜面酱、卷羊角葱食用,有的地方还讲究用酱肘丝鸡丝等熟肉夹在春饼里吃。

无论是春卷还是春饼,都是一大发明,不是不对古人的聪明折服。春饼里面的各混合物,放在薄饼里,一裹,吃起来味道立刻大变,香得出奇,令人胃口大开,这

是春饼的非凡之处。

我总以为,春卷是古风犹存的时代产物,如今已经改良成一种裹在一起吃的俗物,且种类繁多,山东的烙饼卷大葱,天津的煎饼卷鸡蛋,外国的三明治、热狗……比比皆是,令我十分怀念家乡春卷保留的田野古风。皮是加了盐发过酵的面在平锅中快速摊出的薄皮儿,半透明,有嚼劲和韧劲,里边夹的菜是春天的时蔬,忠实地保留了古人“咬春”的习俗。其中的芥菜,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它由用芥菜的种子研磨成粉,做成酱,就成了芥末酱,其营养齐全、味道独特。

春卷和春饼,在我眼中它们终究是有差别的:春卷应该是美食中的小桥流水,春饼则是大漠落日;春卷是美食中的浪漫主义的婉约派,是炊烟,是杨柳岸晓风残月,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春饼则是现实主义的豪放派,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春卷是空灵虚幻的闲适文人,淘宜生存在南方,春饼是大碗喝二锅头大块吃清酱肉的务实派,则适合生存在北方。梁实秋在《雅舍谈吃——薄饼》中所谈的春饼,专指北平的吃法,至于吃相:“吃的方法太简单了,把饼平放在大盘子上,单张或两张均可,抹酱少许,葱数根,从苏盘中每样捡取一小箸,再加炒菜,最后放粉丝。卷起来就可以吃了,有人拿,每样菜都狠狠的捡,结果饼小菜多,卷不起来,即使卷起来也竖立不起来。于是出馊招,卷饼的时候中间放一根筷子,竖起之后再把筷子抽出。那副吃相,下作!”

## 母亲的手

□杨泽方



“片壳”(家乡土话,用来做鞋垫、鞋底的布)。听母亲说,用“金铃子”做浆糊能省下不少面粉。用这种浆糊做的“片壳”,做成鞋底和鞋垫不仅结实,而且能防虫蛀。母亲心灵手巧,纳的鞋底和鞋垫针线细密均匀,做出来的布鞋外形美观,穿在脚上大小合适,十分舒适。农闲时节,左邻右舍的妇女都来请母亲教她们纳鞋。

后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家里的农活全落在了母亲一人身上。从早到晚,母亲忙得像旋转的陀螺。最难的农活是犁田,那可是大人们干的体力活!那段时间,家家户户忙得不可开交。一向坚强的母亲不愿麻烦别人,决定自己犁田。也许牛也认人,它根本没把矮小瘦弱的母亲放在眼里。当母亲准备把“架担”套在牛脖子上时,大水牛竟把头一甩,甩腿就开跑。母亲追上去,抓住牛绳,折了一根树枝,

狠狠地教训了牛一顿。牛终于乖乖地回到田里,老老实实地让母亲给它套上了“架担”。母亲身单力薄,为了把田犁深一些,母亲右手扶犁把,左手一牵牛绳,一边将犁上方的弯杠用力向下压。母亲踉踉跄跄地跟着牛小跑着。好几次跌倒在田里,浑身黄泥浆。来来回回犁了几行田,母亲累得气喘吁吁、满脸通红,满头大汗。母亲稍作休息,又赶着牛犁起回来。母亲犁田时不小心跌倒了,左手被犁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母亲用手帕将伤口包扎好,咬着牙继续犁田。等回到家后,手帕已经凝成凝固的血牢粘住了。奶奶用白酒将母亲伤口处的手帕淋湿,以便能轻松揭下,母亲痛得直咧嘴。奶奶的眼圈红红的,声音有些哽咽:“唉……你还是再找个男人吧?毕竟一些体力活得有男人干才行……”母亲红着眼圈,没发声。终究,母亲还没有再嫁。

那一年,我考上了师范学校。母亲走遍了所有的亲戚,说尽了好话,东拼西凑,总算为我凑够了学费。母亲听说蚕能赚钱,便将房前屋后都栽上了桑树。母亲将堂屋收拾干净,用石灰水对屋顶、墙壁和地面进行全面消毒。然后自己砍竹子,搭蚕架。几天后,母亲自己精心建造了一个“标准”的小蚕房。蚕很辛苦,母亲每天采摘桑叶,清理蚕床,切叶喂蚕,细心消毒……忙得团团转。记得那几十簸箕蚕子从蚕架顶端上端下,就会累得我腰酸背痛。母亲个子矮小,蚕架上方的簸箕,只有踩在凳子上才够得着。一次,母亲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右手无名指受伤,又红又肿。奶奶说:“去找医生看看吧。”母亲摇摇头,用自制的“地乌龟泡酒”擦。后来,红肿消了,可母亲那个手指从此弯曲变形了。

如今,已经八十高龄的母亲,身体硬朗、耳聪目明、精神矍铄。母亲仍然闲不住,让大哥在房子周围的田里栽上茶树。采茶时节,母亲每天早早起床采茶,下午送去村里的茶叶收购点,生活过得充实而有规律。母亲还在屋前种了各种蔬菜,在院子里养了几只母鸡。每次回家,她总会让我带一些鸡蛋和新鲜蔬菜回城。

进入不惑之年的我,只要想起母亲,就想起她那双手!